

(下) 動 運 女 婦

種七十二第庫文方東



館
發
行 印

(下) 動 運 女 婦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Feminism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東方婦女運動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英國婦女之參政運動·····	一二
英國婦女參政運動續記·····	二三
美國婦女要求選舉權之進步·····	三七
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之勝利·····	六一
美國婦女選舉運動之成功·····	六七
挪威婦人在法律上之地位·····	七一
德國婦女問題之特徵·····	九三
少年土耳其之婦女·····	一〇一
中國的女權運動·····	一〇七

英國婦女之參政運動

英日

章錫琛著

(下) 動運女婦

烏虛，男女同權一語，誠二十世紀至大之問題哉！自法國大革命以後，一掃封建時代之遺風，廢貴族之特權，復平民之自由，凡屬男子，法律上皆一視平等，罔有歧異，獨男女間貴賤之制猶存。及十九世紀，高等教育，施及於婦女，而男女之學問平等矣。物質文明之進步，男子專擅之職業，婦女亦莫不優爲，而男女之生活能力平等矣。然而生活之標準日高，男子之懼累於顧復者，或婚娶特晚，或鰥居終身，或雄飛海外，於是女子之衆，超於男子，而獨身自養之事愈亟。彼政權在握之男子，不能爲婦女謀完善之政，以弭爭端於未萌，遂令女子參政之動機，一旦勃發而不可復

過。至於今日，若美利堅，若挪威，若瑞典，若丹麥，若芬蘭，或完全參政，或僅與選舉，或通國咸行，或一部獨殊。至其他諸國之力爭未獲，與運動方始者，殆不可以縷計。英國婦女之數，多於男子者百有餘萬，故其參政之運動，在世界諸國中，特最劇烈，而政府亦以婦女過衆之故，慮一旦舉參政之權，界諸六百萬衆之婦女，不免危及於國家，其拒絕遂因之益力。蓋求者靳者，各迫於勢之所不獲已，是以相爭愈激而擾亂彌甚也。

英國當十七世紀之末葉，婦女之地位至卑，其在家庭，殆與婢妾無異，洒掃產育之外，無所事事。雖底復（Defoe 一六六一—一七三一）既倡女子教育之論，而應者極稀。及安娜（Anne）女王（一七〇二—一七一四）以女子爲一國之元首，重男輕女之風，始因之稍變。加以文學家安提遜（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斯梯爾（Steele 一六七一—一七二九）等，復於是時發揮優待婦女之思想，遂開女子好文之風。十八世紀之終，乃有女子文學團體之結合，然其性質，仍不外

於保守，以良妻賢母爲本務，視婉婉優美爲天性，凡發展個性自謀生活之說，非當時士女之所夢想。迨法國革命，美洲獨立以後，自由平等之思潮，如洪水橫流，汎濫四方，而戰爭所得之悲慘，又波及於英國內地，鰥寡孤獨之窮民，徧於國中，婦女之專司家庭者，不得不盡職於社會，而對於社會之責任心以起。向視婦女爲人類之隸屬，至是乃爲時勢所迫，生一絕大之疑問。適伏爾斯頓克刺夫脫 (Wollstone-

craft 一七五九—一七九七) 女士，生於其間，著書立說，尊重獨立之個性。一千七

百九十二年，婦人權利之擁護一書告成，實開女子參政之先河，良妻賢母之主義，男主女從之觀念，爲之一變。舊時代之思想道德習慣，皆掊擊無遺，自由主義遂盛倡於哲學界。薛特儀 (Sidney)，斯密 (Smith) 等，咸發揚婦人之地位，文學家擺倫之尊己說，亦風靡一世。思想界既受未有之刺戟，而與吾人至有關係之經濟界，更起狂激之波瀾。降及十九世紀之初，天產物，人造品，皆隨人口而增加，交通頻繁，物價踊貴，工業上之變革以生。下級社會之婦女，爲生計所迫，不得不去家庭而入於

工場，較高者雖不能耐勞力之苦，亦不得不謀生於教育文藝貿易諸事業，其受影響者，特最高之上級社會耳。然而爲一己謀生活之婦女既多，爲社會求幸福之婦女亦衆。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實才全德備之維多利亞（Victoria）女王卽位之年，女王以一身當政治外交之衝，復爲英吉利婦女涵養自尊自重之心性。更有改良監獄之伊里沙伯（Elizabeth），盡瘁幼穉教育之摩爾（Moore），而克利米亞戰爭（Crimean war），尤足於戰史上劃一新時代，此皆女丈夫之偉烈豐功，有非男子所能企及。自是以後，凡公立醫院，貧民學校，育嬰院，養老院，及其他種種慈善博愛之事業，無不掌於婦人之手，而濮倫德（Brontë），愛拉得（Elliot），勃朗寧夫人（Browning），瓦特（Watt）等女文學家，尤足於文學史上別開生面。蓋輒近五六十年之間，英吉利之婦女，不特於思想上早立男女平等之主張，即實際上亦漸顯其男女平等之實力矣。其進步之驟，爲何如哉！

英吉利議會，懼女權之擴張而不可制也，乃謀有以預防之，遂於千八百三十二

年，在選舉法中加“Men”（男）字於“Persons”（人）字之前，使婦女不得與於議員選舉。復於千八百五十年，定爲法律中所稱之“Men”（男），非有特別之指定，不得包括婦女。其後請求婦女參政權之時，幾多請願書，均因是歸於失敗。千八百六十七年，國會議員約翰穆勒氏（John Stuart Mill），當議會討論選舉法改正案時，提議削去“Men”（男）字，俾男女平等，均獲選舉權。雖因贊成少數否決，國會中之有婦女參政權問題，實始於是。穆勒氏對於擴張女權，至爲熱心，所著婦女之服從（*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書，痛論婦女不負國家責任之害，詳明愷切，其夫人亦爲婦女參政權論家之先啓。是歲，婦女參政團，始發生於曼邱斯兜（*Manchester*），倫敦（*London*），愛丁堡（*Edinburgh*）等處；次年，勃立斯多（*Bristol*），北明翰（*Birmingham*）繼之，嗣後各地接踵而起。迄於今日，類此者凡三百有餘，聯合爲全國婦女選舉會（*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略書 *N. U. W. S. S.*）。總其事者，著名經濟學家福撒得之萊氏人也。

以和平爲主義，不尙武力。同時，又有憤徒事和平之難成而出於激烈者，則爲全國婦女社會政治會，(National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略書 N.W.S.P.U.)，成於千九百一三年，世稱戰鬪派婦女政治家。班霍斯德夫 (Mrs. Pankhurst) 實統帥之，勞稜斯夫人及特拉門德女士，爲之參謀。(勞稜斯夫人去年已脫離同盟，別營一團。) 是兩派者，目的雖同，方法各殊，而班派之專主破壞，尤爲時人所怪詫；凡今日之碎玻窗，毀郵筒，焚車站，擾議場，困警吏於市上，誓絕粒於獄中，皆其麾下戰士唯一之職務。兩派之外，猶有團體十數，皆女文學家，女美術家，女記者，女伶人等之所組織，或發刊書報，以表己之意思，或隨地講演，以聳人之聽聞，或整羣遊行，以動人之觀瞻，汲汲營營，罔不以參政爲職志。懿歟盛哉，英國婦女參政之運動也！

英當千九百零六年時，統一黨內閣既仆，自由黨崛起而秉政權。自由黨之主義，重內政而輕外交，婦女參政運動之勢，爲之一振。然當其初期，方皇皇於社會政策之

立法，於婦女選舉之問題，不遑顧及。逮千九百十年六月，始由議員鄒克敦氏提出婦女選舉權案於下議院，是爲鄒克敦案。是歲七月，移入第二讀會，此案所定，凡既婚婦人自成家室者，或同居而年受十鎊以上之俸給者，皆有完全選舉權。當時朝野兩黨，各有可否，而財政大臣路德喬治，實贊成之，卒以多數通過，移入全院委員會。次年五月，開模樸氏提出改正鄒氏之案，除十鎊之制限，因是獲選舉權之婦人，更當加衆，各黨派之紛爭，遂以益烈，終亦通過於第二讀會。後以會期遷延，未付審查，雖屢經女權論家之敦促，迄乏效能。又次年春，復提出康思列與案於議會，然以一月碎商店玻窗之暴舉，激動公憤，爰被否決，而從前勃發之生機，至是爲之一挫。其行此暴舉者，則全國婦女社會政治會也。

婦女社會政治會，方成立之初，尙能以穩健之手段，誘社會之同意，如廣場集會，整羣遊行，及公園市街等處之屋外演講，均不失爲文明之態度。厥後漸尙激烈，或闖入議會旁聽席，或擣亂內閣大臣及反對派之會場，或強見官吏，阻之則投石而

毀其窗，凡此之類，每變而愈劇。而一九一二年一月之役，尤爲曠前之暴舉。當行暴時，會中婦女，人挾鐵椎，負布囊，突入商業繁盛之利善街，遇肆卽入，見窗輒毀，洶洶之勢，若臨大敵。商人警吏，見娉婷弱質，驟出此舉，咸愕眙不知所措。事後檢計，損失及十餘萬圓。未數日，復謀攻襲貯藏珍品之公共建築，如博物院藏書樓之類，俱欲付之於一擊，旋以有備而止。於是毀園林，殺花木，藏炸藥，燬寺觀，殆無日不以破壞爲事。國家爲維持秩序計，不得不加以法律之制裁，乃逮捕而科其罪。然彼等守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之旨，則慷慨入獄，甘就繯綫。繼復上書有司，自以因公獲罪，不宜與盜賊同羈，當入上等獄室，受政治犯之厚遇。有司置諸不報，則相約不守獄則，以爲挾制，却罪服，拒勞役，抗獄吏，甚或惡獄室之逼隘，爲破窗徹垣，種種紊亂秩序之舉動。末有譚洛波女士，倡言取法俄囚，絕粒自戕，以保政治犯之神聖。獄吏大懼，十四日而釋之。由是傲者踵起，有司束手，旋創行強飼之法，有相約絕粒者，使女隸挾而餒之。或相抵拒，輒加鞭扑，且以鐵管納之口中，注以饘鬻，甚卽亂其鼻而灌諸孔，

與之餉體之苦，俾不克饑餓以就死，然後衡犯罪之輕重，定囚禁之久暫。蓋懲罰既重，冀或知悔悟於釋後也。然彼等狂暴之性，微特不稍弱於入獄之先，且更由是而彌烈。一九一二年十月，該會分裂以後，班霍斯德夫人，又發明新奇之暴舉。十一月二十九日，令其黨徒，潛納黑油及引火物於各地郵筒，自是郵件之焚污，日有所聞，郵局損失，不可勝計。而班霍斯德夫人，竟敢宣言於稠人廣衆之中，自認其黨人所爲。逮次年一月二十七日，婦女參政案之撤回，益若注油烈火之上，融融之光，直將上徹於霄漢。翌日，夫人遣軍數隊，分任擲窗毀郵，縱火諸戰務，復自帥二十人，偕特拉門德夫人，闖入議會，強面路德喬治，辱毆警吏，卒爲警署所執。蓋參政運動之激烈，至此而已極矣。雖然，凡斯激烈過甚之舉，果足以促改革之進行也耶？

參政運動之激烈，既達極點，而婦人狂熱之沸騰，猶且日進而靡有已，其夙夜之所潛謀，乃欲大興革命之師，與國家爲敵讎。顧機事不密，終爲警署所發覺，而英國自昔未有之壓制，至悉加諸運動參政之婦女。一九一三年四月之末日，倫敦警察

廳遣私服警察十二人，制服警察三十餘人，至硯斯威街，圍抄婦女社會政治會本部，執其幹部員特拉門德夫人（組織者）、羅拔凱女士（幹事）、來機女士（參政權 *Suffragist* 雜誌經理）、來納克女士、白勒德女士（皆雜誌副經理）、山導女士（會計長）等六人，並抄獲往還文件書籍及其他證據，以車載送博脫利警局，下六人於獄，封其會所，禁會員出入。由倫敦檢察廳宣布其罪狀三條：一曰散布流言，眩惑良民，亂各都邑治安；二曰機關雜誌，載危害良民財物之謀，強人實行；三曰以此等刑事上犯罪之目的，募集多金。並下令曰：『自今以後，參政權雜誌，永禁出版，犯上列三罪者，捕無赦，有以金帛助婦女運動參政及宣布其文書者，皆處罪。』是役也，該會領袖班霍斯德夫人及班霍斯德女士、肯尼女士等，先以燬路德喬治別第之罪被逮，於是月三日，在惠布森法廷受禁錮三年之宣告，斯時方處苛洛威獄中，故拘禁者僅六人。當其被執之際，含笑呼 *Votes for Women*（與婦人以參政權），並大呼參政婦女萬歲，慷慨不少屈。六婦人既囚，會中無主，於是戰鬪派婦女之運動

始爲之略靖。

警察廳既抄婦女社會政治會本部，復大索於各領袖及此次就執六人之家。忽於肯尼女士處，獲密書一，其辭曰：『實行大計畫所需之品，近日屢經試驗，尙難告成，惟昨晚一次，頗覺有效，刻仍在密室製作，預計下星期必可應用。閱畢付丙。』下署 H.G.O.。旋偵知有藥學士伊齊克賚敦者，家居撒巴堡，與彼等頗有關係，而 H.G.O. 三字，實其姓名起首之字母，乃遣隊捕之。搜其家，果得密室，室中獲新製之炸藥，並密書五件，皆彼等平日之所計畫者也。譯之於下：

第一書曰：『燬官署，公所，及倫敦孔道之計畫，至爲切要。所燬道路，當擇最爲樞要之地，且必使地上下之交通機關，悉皆斷絕。如西邱弗侖屯，惠斯突，尼斯兜，山脫班克拉，布墨斯頗壘，伊勢林墩，騷沙克，巴門特惠，更田塘等處，宜以六人或八人爲隊，分遣附近一帶，相機行事。使幸而告成，則倫敦必大亂。』

第二書曰：『政府執事之地，頗便出入，故燬官署最宜，今擇定如左：

一、電話總局，此爲通信機關之一部，燬之則消息停滯，其地戶牖常啟，最便投藥。
 一、特克討康門，在散脫波寺旁，其地無巡警，行事尤易。（按此爲法曹界重要之建築，乃倫敦名勝之一。）

一、法脫苛爾主計總監局，此地出入頗難，惟稱支取年金，方准入內，既入，可隨地埋藏炸藥。（按此亦倫敦古代建築之一，專理官吏及其他政府年金之事務。）

一、瑣冒撒德蒿取道斯脫蘭德街或惠靈吞街，則易入，藏藥時當留意警衛。（按此爲歷史上著名之建築，昔爲皇帝之離宮，後以館外國上賓，今爲官署，司倫敦大學及戶籍徵稅印紙事務。）

第三書曰：『燬路以後，交通機關既絕，若仍即修繕，殊少效力，故此時宜急燬木材屯積處，俾修路之材，悉數毀壞，方不能復事修繕，則吾人完全之目的始達。其地於午後六時閉門，閉門後前往行事，最爲適宜。』

第四書曰：『格敦工廠在倫敦北方，苟能燬之，則倫敦必大受影響，日內擬親赴

其地，巡視一周，再行決定方法。」

第五書曰：『政府保險事務局，近斑克敢門，亦爲應燬之地。其地常有警衛二人，輪番守護，稍一不慎，輒爲所執。縱火時可入招待室取引火物燃之，立即遁出，或擊碎玻璃窗，燃引火物投入。』

罪既定，醫學士克賚敦，遂與特拉門德夫人等六婦人，銀鐐入苛洛威獄中。先是班霍斯德夫人母女入獄時，立誓絕粒，勺水不入口。獄吏乃待以強飼之法；至是六人復踵行之，連聲誦『與我，參政權不然則死』之語。於是獄吏亦仍與之以鼻食。鼻食之酷，久受國人之譴謫，以爲虐待罪犯，莫逾於此。乃內務大臣麥根那，毅然排異議而決行之，近且提出強飼囚犯法案於議會，將成實行之法律，而誓絕粒者遂無所施其技矣。戰鬪派雖失敗，其黨徒四十萬人，散處全國，仍固結不稍解。五月三日晚，復集衆二百，各手綠白黑三色之旗，唱法蘭西革命之歌，由硯斯威街本部，巡越市中繁昌之地，至首領以下各領袖幽囚之苛洛威獄前。警吏先接警告，即馳往戒